

「與病人為友」活動記實

醫三甲 陳彥宏

參加中國附醫「與病人為友活動」第二梯8/10/02

行前

有很多「同理心」方面的課程，還有電影欣賞：「心靈點滴」，傾聽的藝術……讓我們在「與病人為友」前，可以有完善的心理建設與準備，然而讓我百思不解的是：為什麼師長要提醒我們與病人保持「安全距離」？又不是開車要「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。」既然參加這個活動就應該全心投入啊！

急診室的春天

第一天我們在急診室幫忙，來來往往的病人相當多，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林炳炎阿公，一開始阿公對我比較有戒心，畢竟我的長相有點面惡（可是其實我的內心是很善良的…^^b），對阿公而言，我又是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。後來阿公想去洗手間，我攙扶著他並幫他拿點滴，從此以後我們打開僵局，天南地北地聊起天來，不久阿公的兒子來看他，可是有點小小的抱怨：「為什麼每次住院都要找最忙的人來照顧你？」後來他看見呆在一旁尷尬的我，隨即話鋒一轉：「請問你是？」在我簡單的自我介紹後，他向我道謝，然後開始天南地北地聊起天來，我心想：「果然是虎父無犬子，父子兩人都很健談。」護士在交班

後過來幫阿公量血壓，當她記錄好準備離開時，阿公兒子突然先發制人：「這不是我爸爸的名字啊」原來是護士忙中出錯寫到別欄了，一整天下來，忙碌的急診室讓我這個井底之蛙的醫學生見識了不少，也讓我對影集「急診室的春天」的劇情有了不一樣的感受。

烈火風雲

這是我自己給伯伯取的外號，他的本名是張烈雲，是我、宜欣、怡文往後四天要照顧的病人，伯伯有中風、痛風……前些日子才從加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，還戴著氧氣罩，身體看起來非常虛弱，聽社工說伯伯是榮民，高齡76，太太智能不足而且已經離婚，有一兒一女，兒子19歲，女兒15歲，而且女兒從小就讓別人來撫養……這樣複雜的背景，讓我覺得自己和張伯伯彷彿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，要如何做好「第一次的親密接觸」呢？幸好伯伯有長者的慈祥風範，因為他在昏睡中偶爾醒來睜開眼睛看見我們三個不速之客，他總是眉開眼笑，而照顧他的護士：王春茹學姐和伯伯的感覺就好像一家人，她每天都會幫伯伯拍背、抽痰、管灌牛奶、檢查尿布……我想如果醫病關係都能像這樣的話，醫療糾紛就不會這麼層出不窮了吧，只要醫護人員都能像王春茹學姐這樣視病猶

親。伯伯兒子、女兒有來看他，可是我覺得他們親子之間沒有太多的互動，伯伯甚至對兒子怒吼：你回去！而他兒子只能對我們苦笑：「可能是吃藥的副作用讓我爸有點神智不清。」可是如果真是這樣的話，爲什麼伯伯沒有對我們發過脾氣？所以我直覺伯伯他們親子之間可能有誤會、有心結，但是清官難斷家務事，更何況我只是一個涉世未深、羽翼未豐、乳臭未乾的學生。

笨唷！

今天伯伯的精神很好，講話比較有元氣，口齒也比較清晰，不然伯伯的四川口音我們實在聽不太懂，可是有時候伯伯會眼睛盯著一個地方看，口中念念有詞，我們聽不懂時，他會生氣地說「笨唷！我不跟你說了。」我們仍然展現誠意：「伯伯，不要這樣嘛，你再說一次好不好？」「不要，跟你說也沒用，你又不聽我的話，我不跟你說了。」可是伯伯好像真的有話想交代，所以當他再說一次而我們卻還是苦笑著搖搖頭表示聽不懂時，他會說：「笨唷！」然後語重心長地嘆氣，不過整體來說，伯伯的氣色比昨天好了很多，在護士管灌牛奶後，伯伯甚至還說他要吃稀飯，曾聽說病人一旦食慾恢復，體力復原就比較快，接下來就是健康地出院囉，想到這裡，嘴角不自覺往上揚。伯伯還說他出院以後要去賣彩券，一張一百塊，要我們每個人都去跟他買，真希望伯伯趕快好起來，實現他的願望。

迴光返照伯伯的病情急轉直下，出乎我們意料之外，還做了氣管切開術，裝上人工呼吸器，對於這樣維持的一個生命，我覺得很迷惑，因爲病人自己的意願是要痛苦地活著還是要有尊嚴地死亡呢？這麼多的插管對於一個76歲的老伯伯而言是治療還是折磨呢？家屬、醫護人

員面對一個垂死的病人應該盡力留住他？還是安靜地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？

加護病房V.S安寧病房

伯伯再度住進加護病房，我們利用訪客時間進去探望他，他已經能夠張開眼睛了，可是當他想開口說話時卻發現沒有聲音（因爲做了氣切），真是情何以堪？我們一直待到訪客時間結束才離開，心裡想著：加護病房和安寧病房哪一個對病人的幫助比較大？或許不能這樣比較吧，就好像一公斤和一公尺，因爲不是同類項，所以不能比較。

後記本來心情很低落，因爲我覺得在我們去照顧張伯伯之前他在加護病房，在我們離開之後他也在加護病房，那麼「與病人爲友」的這幾天不是彷彿夢一場嗎？後來洪寶蓮老師給予我們很多正面的開導，我也才體會到爲什麼師長在行前要提醒我們與病人保持「安全距離」，因爲如果我們一直掛念著上一個病人，我們要如何照顧好現在以及下一個病人？適時適度地放下也是很重要的，高行健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七日在瑞典皇家學院演講：「抒情有許許多多的層次，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靜觀。詩意便隱藏在這有距離的關注中。」「冷眼靜觀」、「有距離的關注」說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。我不知道張伯伯以後會不會記得我，可是我很清楚地明白我會一直記得他，因爲他讓我有自我反省思考的機會，也提醒我以後的醫學生涯要走得更謹慎小心。